

传统“榫卯”方为“木道” 老木匠希望传统技艺有人传承

上个世纪，木匠是很吃香的职业，各个村都活跃着木匠的身影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找木匠来打制家具、农具，老木匠用传统的手艺创造了属于木匠的辉煌。随着社会和机械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科技产物替代了老技术、老手艺，传统木工手艺也受到了机械化生产的巨大冲击。但在河埭街道协民社区，64岁的潘晓明仍然热爱着这份传统手艺，四十多年来一直坚守着与木头的“情缘”。



46年的木匠“情缘”

潘晓明回忆说，家里以前是村里的木工“世家”，父亲当年是有名的木匠，父亲的师傅也是本事大、名气响。父亲还没有“出师”的时候，出去干活就在同行里是佼佼者，而父亲带出来的徒弟手艺也都相当好。从小耳濡目染，他就跟着看木匠干活儿，18岁时正式跟父亲学习木工手艺。潘晓明告诉记者，刚学做木工的时候，得先学用刨子刨木头，用锯子锯木头，别看刨木头、锯木头很简单，要把木头刨得光滑，把木头锯得平整，没有几个月苦练是做不到

的。头几个月，几乎每天手都会磨起水泡，起了水泡还得继续练，常常磨出血来，经过几个月的“折磨”后，手上起了老茧，干起活来也就顺手了。潘晓明爱学、爱动脑筋，要做什么家具、看中什么样式，他都可以做出来，“看中谁家的家具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去一看回来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。”潘师傅对自己的手艺很有自信。

24岁那年，他顶替母亲去了色织一厂工作，就在业余时间做木工活。上世纪90年代木工活做得最多。2006

年企业改制后，他转行做过管道工、钳工，做过项目经理，退休前还干了三四年煎药师。潘师傅做过很多工种，每一样工作干得都很出色，还获过不少奖，“一件事情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专心做好”。但木工这个爱好始终没有放下过，“我除了上班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都用来做木工了。老伴平时包揽了所有的家务，我都不用操一点儿心，可以专心做我喜欢的木工活。”潘师傅说，多亏了老伴的大力支持，他才能四十多年醉心于此。

从大家具到精巧件

精美的工艺来自精准的手艺，精准的手艺还需精细的工具辅佐。潘晓明在大王基有间迷你的“工作室”，除了堆放了“老法头”的碗橱、桌椅等家具，还有不少木材和工具。“只有把一项项基本功练扎实，做起木匠才能得心应手。”潘晓明告诉记者，砍、刨、凿、锯……木工也是有十八般武艺的，因此光斧子、锯子、刨子、凿子、铲子和铁锤等工具就有三四十种。

刚做木匠那会儿，潘晓明跟着父亲做传统的大件家具，后来打家具的人少了，他就在闲暇时思考怎么把椅子做得更精致，怎么把花架雕花设计

得更美观。潘晓明自己钻研雕花纹样和技艺，椅背上雕刻的插着两枝花的复古花瓶，花架上镂空的如意样式花纹等等，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。现在虽然年纪大了做不动大家具了，但还可以琢磨着做做小摆件。在健康路上的家中，潘师傅把近几年做的小摆件铺了一床展示给记者看，圆形、椭圆、正方形、长方形……形状各异的小几很是精致，还有笔架、小葫芦、蟾蜍、“不求人”等等各式把玩件。就拿一张高三四厘米、五厘米见方的小几来说，不要小看这一个摆件，花费的心思不比大件少，“这是整块木头雕刻而成的，

每一处走势、棱角、曲线等都容不得半点马虎”，能做到这么精致相当考验功力。

如今潘晓明仍然坚持每天跟木头打交道，设计、制图、刨平、划线、打眼、造型、打磨、上漆或蜡……小件需要两三天，大件则要五天甚至一个多礼拜才能完成。“你看这张小方几，桌脚和桌面是榫头拼接的，一点点敲上去，很吃功夫的。这张材质也好，是红木的，就刷了点清漆。”潘师傅介绍说，这些木制小件用的都是好木材，一般都是红木、酸枝、花梨木、榉木、紫檀等。这些木料也不是特意购买的，大多是旧家具上拆下来的废料，也有朋友送的。潘师傅乐于把这些有趣的小玩意儿分享给亲戚朋友，亲朋邻里也经常拿着材料来请他帮忙做做花架、小板凳等小家具，他分文不收。把自己的手艺分享给别人也是一种快乐，“看到他们喜欢，我也开心的”。潘师傅指着桌上一块粗具雏形的木块说，这是朋友拿来的木料，准备给他雕个蟾蜍。

传统“榫卯”方为“木道”

巷上街边有人在修凳子，一把锤子几颗钉子，“咚咚咚”敲打几下，坏了的桌椅就修好了。潘晓明每每看到这种场景，总是暗自叹气，作为一个坚守了46年传统技艺的老木匠，他向来认为有榫有卯方为“木道”，涂胶水、钉钉子的木器很快就会坏掉。

“榫卯”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，这是古代中国建筑、家具及其他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，也是一代代老木匠们最希望传承下去的“道”。一套实木家具，如果是好木料，可以用上好多年，甚至传承几代人。真正的纯手工、全榫卯工艺家具没有一颗螺丝和

铁钉，全靠木匠根据实木性质做出木榫头或者竹榫头，其契合程度是任何螺丝和铁钉都比不了的。榫卯，就是木匠和木工的区别了。

潘晓明家的桌椅、衣柜、花架等等家具都是他亲手做的，不用铁钉不用螺丝，全用榫接。潘师傅指着他坐的椅子说，“这把木椅的接口全用榫卯连接，使劲晃动也不会松动”。年轻时候朋友结婚，潘晓明会送亲手做的家具当彩礼。朋友或者邻居谁家门窗、家具出了问题，都会喊他前来敲敲打打，潘师傅每次都很爽快地上门义务维修。“会修理家具的不多，乡里乡亲的，有需要我就帮帮。”

希望传统技艺有人传承

如今的木匠只需一把电钻，一个气枪，跟着师傅学上三个月便能上岗，干了一年装修的木匠也能当师傅带徒弟了。与机械化生产相比，传统木匠显得低效很多，学习传统木匠手艺需要三四年才能出师。要想全面掌握木匠手艺，还需要靠实践慢慢积累摸索，没有耐心和恒心是学不成的。此外，还要有点天赋、眼力和心力，还得吃得苦。

“那时候我们家的手艺在当地是有名气的，家家户户盖新房、做家具时都会找我们。”潘晓明说，“我打出来的家具就像艺术品一样，摆在别人家里，我觉得很自豪。”但让潘晓明担忧的是，如今会传统木工手艺的人越来越少，青黄不接、后继无人，“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，希望我这一代人不会成

为最后一代木匠。”

遗憾的是，潘晓明周围没有人做木工，他也曾动员过身边的邻居或朋友来跟他学做木工活，“我给你们材料跟着学，我做一个月，你们做一个礼拜；我做一天，你们做一个礼拜。”但他们不是没兴趣，就是坚持不了几天。2016年曾经有位大学生想跟他学习手艺，他很高兴。但是那段时间正好大王基在进行老新村改造，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、泥泞不堪，不方便出入，等到路面铺好了，这个“徒弟”却不了了之。潘晓明说，“有人愿意来学我很欢迎，我不会藏私，我愿意倾囊相授。”他希望最好能有年轻人来学习，这样不仅能将传统手艺继续传承下去，还能不断革新，让传统木工与时俱进，不被时代所淘汰。

（晚报记者 潘凡/文、摄）

